醉乡愁

□/张玉福

年过50岁以后，老有一些朦胧的碎片记忆，在岁月深处回闪跳跃。忽远忽近，犹如天边飘来的一片云彩，这就是故乡。

对于故乡和老家，人们不可能不眷恋，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穿行于灯红酒绿、人潮涌动的繁华都市，还是在高楼大厦、富丽堂皇的豪宅小区；无论你是坐在政府机关办公室，还是漂泊在他乡的路上，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一切，说甚也不会忘却。从儿时呀呀学语到寒窗苦读这段时光，从懵懵懂懂不晓世事到青涩少年，再到学校毕业后或务农或有了工作融入城市，故乡的风土人情，一章一本都刻划在脑海深处，虽说你走出好多年，把他乡逐渐变成了故乡，而对于这些似曾闻知的人和事，总感到历历在目，清晰可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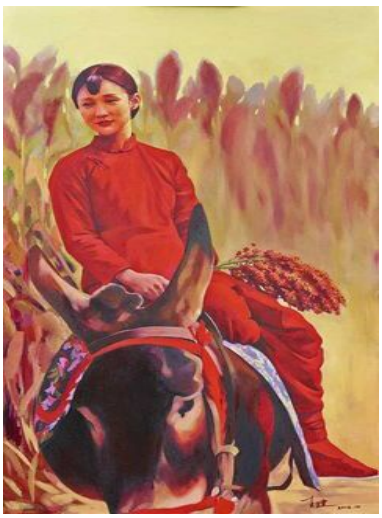
穿梭奔忙，挥汗如雨，也曾有过在沃野平畴引吭高歌，农家小院独步徘徊。在流年若水，平淡从容的时光流逝中，总有一些碎片炫舞。

进旗府小镇工作快20年了，匆忙中似乎忘记了故乡的轮廓；自己就像那在风中随风而飘的蒲公英种子，随遇而安。老家记忆，尤其离别故土过于久远之时，有一性剪不断理还乱的片段，清新而又遥远，记忆中的故乡，远比如今红火热闹。

我40岁之前，也就是说从童年到中年，一直在宁静而又充满生机的乡村中度过。春天来临，黎明的曙光还没照亮大地田野，雄鸡啼鸣催醒左右乡邻的男人们，早起挑着扁担水桶到全村仅有的一口水井排队挑水，而贪睡的孩子们也包括我，大人们一遍又一遍的叫喊着自家的孩子“二板片，快起来放羊！”“三楞罐快起床放羊！”若要赖在床上，无动于衷，大人们怒不可遏，板着脸，手中拿着笤帚掀开被子就“噼噼啪啪”地打在屁股、大腿上。劈头盖脸，瞌睡一下子被责骂赶到九霄云外，赶紧“嗽”的爬起来，胡乱套上衣裤，连脸都来不及洗一把，揉着惺忪睡眼，把自家两只老母羊拉到附近的荒坡草地中。一边看着老母羊摇着尾巴啃着青草，一边拿着语文课本背诵课文，寂静的滩野上传来孩子们的读书声，乡村农家同龄孩子都是这样，这边的草滩和对面的草滩上几只绵羊都寻找着最鲜嫩的青草，“咩咩”的羊叫声，遥相呼应，树叶草丛上露珠晶莹欲滴，乡村的空气饱含着泥土芬芳，清新怡人。等到低矮的土房炊烟袅袅，到了该吃早饭上学的时间了，放羊的孩子们拉着吃得饱饱的羊回家了。此时的村子里，有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远意境，远离喧嚣，纤尘不染。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达拉特一带农村物质生活相对匮乏，有许多村落还没有通电，也没有通公路，照明完全是煤油灯，做饭取暖所需煤炭都要用骡马胶车从百十多里地的酸刺沟或点石沟煤矿沿着崎岖山路拉回家。那时也不像现在高清LED大屏幕彩电，家庭影院。除了早出晚归忙于农活之外，偏僻农村没有什么娱乐节目，唯一了解到外界信息、新闻、国家政策的途径就只有报纸，记得那时经常看到的就是《鄂尔多斯报》，能得到一份报纸我便会翻来覆去看几遍，也曾幻想有朝一日能在报纸上刊登发表自己的作品，从那时候起，对于文学的执着点燃了希望之火，逐渐从小学时候起就偏科倾向于文科，导致后来数、理、化科一塌糊涂、一窍不通。

那时候，农村唯一的娱乐就是旗里或公社下乡的电影队来每个村放电影，这也是我们这一带大人娃娃很期盼的事情。当然，是不定时的挨着每个村放，几个生产队选一个院落比较大而且居中一点的地方。由于是在宽敞的院落放映，一般下午天黑前四五点左右会将银幕固定好，这时候在地里劳作的乡民们便会在地里扯起嗓子喊：“晚上看电影咯！”听见喊声的人们便会追问在哪放，像我们小孩子更是欣喜若狂，听见有电影看就爬到树上或者跑到房顶上去观望证实，天还没黑就催家里奶奶做晚饭吃，匆匆忙忙草草刨几口饭在嘴里便吆喝着对门的、家里的、地里的小伙伴们。有的拿着手电筒，漫山遍野的乡民们聚集于此，有时遇停电，发电机“隆隆”响着点亮放映员那桌子上的灯泡。那时候对于电灯很新奇，人们便围在放映机周围看他操作。电影还没正式开始，生产队长就开始发言了，一般就是讲的国家政策，毛主席最新指示等等，讲话完毕，正式开始放映，影片就是《南征北战》《英雄儿女》《上甘岭》《青松岭》《智取威虎山》《白毛女》《红灯记》《沙家浜》等，很多名字也因为太久远被遗忘了。这些尘封的记忆，对于同龄人和老一辈还没有完全淡忘，在改革开放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的今天，这些扎根在记忆中的往事犹如散落在乡间小路上的一道美丽的风景，让人回味无穷。



农忙季节来到了。大集体时，掏粪，送粪，掏茬，耕田，播种，锄接，收割，入场，碾打。那时是打日工，挣工分，“男十分，女八分，老汉娃娃老七分”是常态。包产到户后，一般人多地多的家庭就不能由自家单独完成，从春播到秋收，邻里之间都是互帮互助，今天你家忙完了，明天又是他家了，家乡方言管这叫做“变工工”。春播、秋收都是农村中一年最忙、最累的农忙季节，当然得把家里最好吃的弄上餐桌，烧猪肉炖晒干的豆角、粉条、豆腐、油糕、馒头，还要提前到供销社买两瓶酒、采购一些青椒、黄瓜等新鲜蔬菜，男人们都去田地里干活去了，女人提前回家做饭，一般有一两桌左右，忙前忙后也很辛苦。

那时，像我一样大的孩子们趁大人们不注意就溜到生产队里的柿子地里偷偷摘几颗包在衣襟里拔腿就跑，这种由农民自己种植的柿子，不上化肥、不洒农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无污染，无公害”，原汁原味，甘醇香甜，手捧刚好熟透、芳香四溢的西红柿子至今回味起来垂涎欲滴；偶尔呼到田间地头的大人们高喉咙大嗓子的在喊自己孩子的名字：“二后生！送根扁担来！”于是屁颠屁颠给忙活的大人们送去……

一过“二月二”，沿滩的人们就坐不住了。一马平川田野里，掏茬送粪，犁田耙地，男女老幼忙碌穿梭，田埂上，不远不近摆放着化肥袋，或牛犁、马犁，或三轮、四轮车，扶犁的一般都是男人，妇女、老人一般只负责撒化肥或整理没有犁通的边头地畔。变工帮忙的乡亲们和主人家谈笑风生，一边干活一边说着一些趣闻轶事，插科打诨，互开玩笑。尔后，接着春播下种，提水灌田。不久，田野泛绿，生机盎然。这些久远的过去定格在时光深处，而今和那片故土以及乡邻们接触的机会很少，只是一种美好回忆。此情此景，我们从农村中走出来的人们，相信不曾将这些美好淡忘，虽然这些乡村生活很普通，也很平淡无奇，但身居城市的孩子们是很难体会和感受到这种朴实归真，回归自然的乐趣！很多年过去了，我总有一种怀念，一种追忆，还有一种莫名的感伤。

咦！听说东营子老杨家三儿子要娶媳妇办事宴了，要在这个月的初八设宴摆酒，并邀请全队。于是，亲朋好友，奔走相告。主人家在办事宴的前几天就要请好总管，也叫代东（张罗安排酒席的指挥策划者，一般由能说会道者担当）预计酒席数量，到镇上去采购蔬菜、调味品、饮料、酒类、香烟等。摆酒之日前一天上午，最亲的亲戚朋友，所请的厨师都要到主人家去准备帮忙。捣糕面，压粉条，杀鸡宰羊，洗碗涮锅，炸糕烹肉；还要由代东列出执事单，所谓的执事单就是一张置办酒席的计划任务表，由左邻右舍，宗亲家族，亲朋好友里面挑选一些大小厨房、切菜洗碗、打盘端菜、烟酒发放、打扫卫生等各司其职的名单。于是，青壮年者到附近各家去借碗借桌子板凳，几十桌酒席一般农家自己都不会具备这么多，都靠临时借用。宴席前一天晚上，宾客亲朋陆陆续续开始到主人家参加“夜坐”，亲朋好友便会聚集在屋内或院内三五成群摆着龙门阵，打着扑克、麻将，聊聊庄稼的长势，收成，大到国际形势，国家大事，小到煤矿的煤层有多厚，一天可以挣多少钱，谈古论今，畅所欲言；年老者“吧唧吧唧”抽着旱烟，插不上嘴就在旁边当听众，小孩子结伙成对嬉笑打骂，在大人的呵斥声中我行我素，乐此不疲。在总管声如洪钟“准备开席”的叫喊声中，被事先安排好的打杂人员抬桌子，架板凳，放碗筷，摆上烟酒凉菜；鞭炮响起，烟雾弥漫，小孩子们有的忙着捡拾没有完全炸开的鞭炮，有的等不及一拥而上，早早的围在桌上，菜肴陆续由大小厨房端上，清蒸羊肉、稣鸡丸子、红烧猪肉、腌菜扣肉、红烧猪蹄等七碟碟八大碗满桌地方菜肴，目不暇接；在推杯换盏，欢声笑语中，代东致辞代表主人家感谢所有亲朋光临祝贺等客套话。这是一场亲情、乡情聚会的盛宴，平时都忙着自家生计，经商赚钱，打工种地，只有这样诸如此类的酒宴才难得一聚。这种宾客笑逐颜开，主人家忙前忙后，忙碌而又喜庆的场景至今记忆犹新，因为孩童时代都很喜欢“走亲戚”这种又吃好的又热闹的酒宴。如今，因为在外多年，只搜肠刮肚在记忆中整理回味这些乡土民俗，家乡菜肴，逐渐长大成熟后，这份期盼便没有这样浓郁迫切了。

前几年的老家看上去几乎成了空心村。因为大多数乡邻们外出务工和搬迁到城镇，正如民谣所言：三三十岁的进城了，八九十岁的进坟了，五六十岁的留村了。目之所及多了一些萧条，曾经的村落逐渐人烟稀少，黄土墙灰砖房也因为无人居住荒废而垮塌，只留下残垣断壁和废墟；这种土墙灰砖的土木结构房屋，见证了一个时代变迁，在鄂尔多斯沿黄河一带很常见，由就地取材的砖块加上木椽、柳枝垒造而成，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造房是梁里梁外各个村落，这种老房子是一个过去时代的归记。年轻时我们同龄伙伴相互串门，玩耍的情景物也非人也非，只有天空飞翔的麻雀还模样依旧，叽叽喳喳。沿着地头地畔曾经放牛放羊经过的老路，我曾经铲树梢喂羊的一行行大柳树也不见了踪影，只留下些腐朽不堪的树桩依稀可见。几个老户人家破旧不堪的老房子诉说着岁月流逝和沧桑，沿着东河槽（哈什拉川）我曾经砍沙蒿、背沙蒿、割苦豆、捋蒿籽的荒滩沙坝，都被近年新开发的片片土地所挤占；经过北河漕砖瓦厂，这里住日有附近的砖窑匠在此脱坯烧砖，乡邻们修建房屋的用砖都是在这里先脱成土坯，然后在放进砖窑里烧制而成，整个窑堆炉火通红，烟气缭绕，如今只有零乱废弃、形状各异的大小砖块散落在长满沙蒿的沙滩上，窑工们曾经背转砖头走过的路被荒草掩盖，砖窑东边有一条南北马路，是我们小时候去喇嘛营子学校上学时的必经之路，那些“嘿哟哈哟，攒把劲哟”乡邻们抬石头夯地基的号子声也消失在过去时光；漫步走过村西的“西沙梁”，那不远不近的一座座老坟墓荒草漫漫，这是一片没有田野的沙滩地，曾经和儿时的伙伴们经常在这里放羊或玩游；登高望远，一览众山小，故乡的一草一木是这样熟悉，片片田野，行行树木，静好如初；这里的乡间小道，远近田野曾留下我儿时的足迹。家乡的月亮还是那个月亮，而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了。

回想曾经山歌回响环绕乡间，农家村舍炊烟袅袅、生机勃勃、今非昔比之际，村还是这村，人去屋空，有些年老者已经驾鹤西去，也有一些年纪不算大的人英年早逝，心中莫名涌起一丝悲凉。

再次回望老家，依然矗立在漫漫滩地，在岁月风雨中历经了数载寒暑，像一个桑榆之年的老人，土砖墙也裂口斑驳，被往年烧柴不留下的烟熏火烤堆积的黑色，诉说着曾经农家生活轨迹，猖獗的老鼠在墙角下觅食溜走时留下一道道踪迹；不知生活过几代人的老家是否会坚强的面对风雨摧残？祖辈们曾经种下的老榆树愈发浓密，曾经爬上去摘榆钱的那棵老榆树越发粗壮，只是树干上的裂纹如父亲、母亲额头上的皱纹越来越深、越多了……

是啊，这些曾经在儿时认为很普通的景象，现在回想起来或偶尔回一次老家之时再次瞭望，竟感到如此弥足珍贵！也算是对于过去时光的一种怀想和惦念吧！

故乡，还是记忆中曾经的故乡，地没变，形没变，只是我们一代代人都变了。人生如梦，走过人生这条路，你经历过的林林总总，会让你有多少次选择？

心中那片花园

□/贾江

近两年，我们的小镇市政建设水平不断提升，市容市貌日新月异。从锦华苑到妇幼保健院沿路的健康步道为周边小区居民健身休闲提供了绝好的去处；打通城镇的任督二脉的南园街不仅极大地缓解了交通压力，也为小镇增添了一抹亮丽；还有“小镇之肺”白塔公园、“绿色走廊”双骏公园以及“小憩驿站”银肯公园，这些更是整个城镇的精华所在。我们的小镇如此温馨，让我不由地想起了珍藏于心底最美的那片花园。

那片花园就是我的母校伊盟师范校园。校园不是很大，相比任何一所大学，她都显得那么不值一提，但对我来说就是最美的校园，那里的一切也都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里。

站在校门前，最先入目的是上方“伊克昭盟师范学校”几个大字。它们遒劲有力，在默默地告诉每一个来访者，这里就是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园丁的摇篮。进入校园后，一条平整敞亮的柏油路正对教学楼。两侧错落有致高低有序的树从环绕着一条条曲径通幽的小道。高大挺直的青松翠柏远处，一位回眸一笑的少女正走向那座为人师表的雕像。教学楼是一座四层建筑，我们的教室在二层，那里见证了我三年的学习生活，更见证了我的青葱岁月。清晨，我们漫步在楼门前低声朗读背诵名篇警句；晚间，我们埋头在课桌前一遍遍地演算几何代数。早自习观摩师哥师姐精心准备的普通话视唱教学，晚自习刻苦练习钢笔字毛笔字粉笔字和模拟登台教学，以及参加学校劳我们安排的各色兴趣活动，这些经历都历历在目。毕业后大家大多成为了伊盟各地的教师，这些到现在还先进实用的教学方法被广泛推广，一直沿用至今。

大门左侧是实验楼。生物、物理这些涉及实验的课程大多安排在那里。那里是理科学霸敏哥喜林的天地，也是不擅长理科的我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倒是高峰那小子借着照看实验楼的名占下的双人宿舍让人羡慕不已，我才会经常去讨饶捣乱一番。大门右侧是宿舍楼。爱干净的晓哥估计现在也没闲着，一室之长的他为何没能带动313宿舍的其他舍友摆脱全校卫生最差宿舍的头衔。卫生纵是再差那也是我们最温馨的小窝，在那里我们一起起早跑操，一起打水买茶蛋，一起侃大山打升级，以及听马子每晚唠叨他又恋上了邻班的哪个女孩。记忆最深刻的还有我们和瑞光一起被三年级师哥围攻在宿舍时，小谷不顾危险用床单从三楼吊下去向老师通风报信拯救全班的危险经历。

教学楼的左侧是食堂。尽管同学们拿着每月不多的生活费在尽量调配着自己的饮食，但对于当时正是长身体的十七八岁少男少女们来说，吃不饱是常事。每天按时打饭更是个技术活，迟去的话量少且饭冷。遇上体贴的老师会早下课几分钟，我们便会百米冲刺奔去食堂。三人一组正好，取盆的排队的分工明确，剩下一人干洗碗重活。一份半稍军的菜加一份素菜再来斤二两米饭，搅拌后吃起来倍儿香。老大和掌勺阿姨是老乡，打的饭无论质量数量都远远超过我们，老二和阿连也跟着沾了不少光。手头宽裕的双喜永春永胜，时不时吃个五块钱的小灶，我们通常都会笑这三个懒人，谁也不愿洗碗干脆吃盒饭。其实最难忘的画面就是青涩的同学们一起围坐在餐桌前谈论着学校的各种趣事，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教学楼的右侧是艺术楼。独立的琴房以及各种功能教室相比于其他中等专业学校，已经是很齐备先进了。可惜的是大家多是把刻苦练琴的时间认真谈情了。我们几个平时爱干嚎几声的声乐爱好者经常会选择组团练个歌，最终歌没练出个什么水平，倒是惊扰了不少练琴谈情的同学。

教学楼后一座不大的凉亭和一条不长的步道通向幽静典雅的书院，里面到处雕刻着塑造了全校大部分学生笔体的孟老师的书法作品。书院旁是崎岖不平的篮球场，很难想象我们怎能有钱支应球场上不断磨破的一双双回力鞋。那时最惆怅鞋常破没穿的，现在更郁闷鞋不破没放处。身体素质不够好的我尽管执着却也没打出个什么名堂，不像老大老三入选篮球队驰骋高原赛场。后来三年级时李老师突然说，没发现你小子还有点潜力，问题是培养你一年你也毕业了，白费了我的辛苦和学校的经费。李老师啊，就是您当年的这句话让我重拾信心，坚定了打好达拉特旗业余联赛的准备。当然这片校园里也少不了大家强身健体和约会恋爱的大操场，成熟的师哥师姐们可累坏了政教处的老师，一次次的围追堵截也没能延跑。那时单她的我们总不理解，放下大好青春不打球不玩耍在操场瞎唧唧了，估计师哥师姐们也会笑话，那帮小娃娃什么也不懂，每天就知道扔篮球。

学校的周边也不错，琳琅满目的各色小店可以满足我们全部需求，小红帆、唐老鸭、王和民、鑫鑫大快活等更是颇受同学们的欢迎。我的世界不大，也许很小，而在伊师的所有经历早已占去大半。这些年也会常和同学们聚餐聊天，但大家忙着奔前程顾家庭，许多于我历历在目的场景大家已不再熟悉，好像只有我对那段时光恋恋不舍。好在老林老哥诸多写伊师的文字唤起诸多回忆，原来曾经宦海沉浮的师哥竟和我如此相似。

如今，伊师早已被淹没在城市的高楼大厦里。其实，当民生市场和金元城被拆后，走在东胜街上常常会迷路，因为早已没了当年的坐标。这些年间我曾多次回到母校，可多次易主使她早已青春不再，当年的点点滴滴只能留在记忆深处，偶尔怀念。唯有幸福的小兔子还给每早漫步校园，还能寻在曾经的159班教室里兑现教书育人的诺言，而我们这些未曾走远的游子们，只能是在心底在梦中珍藏那片魂牵梦绕的花园。